

父親生前愛養金魚、愛種植花。父親在牆角砌了兩個水池，在水池檯面放滿了花盆，那個牆角是花和魚的天地。不記得兒時的市場是不是沒有魚食可買，反正父親都是自己給金魚兒做麵食。

父親會做麵食給我們吃，所以給金魚兒做麵食這事對父親來說簡直就是小菜一碟。父親把帶殼的雞蛋煮熟，只把蛋黃搗出放入大碗，和上麵粉再加水，不停地用手拌壓，面變成了略比蛋黃淺些的黃色，把它們混成很光滑的麵糰之後，拿起來放手掌，按壓成一個橢圓體，並在麵糰上部擠戳出一個小孔，這個小孔用來穿繩，方便把麵食掛起。看着扁扁如小腰子、淡黃淡黃的麵食，我們都想咬上一口，我們還嬉笑父親對金魚兒這么好呢！這些工序完成後，父親把它們放至陽光下曬，隔一天就給它們翻個身，讓它們均勻享受這陽光地親撫，如果用手按壓沒出現內軟反彈，而是硬邦邦的手感時，那就說明曬干了。每次父親都不會多做，也就做一二個，說是做多了放着容易發霉，所以每隔一段時間，當金魚兒的麵食快吃完的時候，父親又“重操舊業”。

## 金魚兒的麵食

因為曬好的麵食很硬，所以父親會用破碗的破邊處刨麵食喂金魚兒。刨出的麵食成薄條狀飄入水池，當麵食一落在水面的時候，金魚兒像是得到了指令，穿過條水草扎堆游來，它們這“大部隊”地游動把落浮在水面的花瓣也晃動起來了，它們才不管攪動了花瓣的靜好呢，只顧着吧嗒吧嗒小嘴而迫不及待地吧嗒吧嗒把麵食給吞了進去，我想金魚兒也如我一樣愛吃父親做的麵食。

作者邱金萍：江西省信豐縣供電公司，愛好寫



## 失憶的紅絲巾

“冲啊，同志們，殺！”一名衣衫襤褸、蓬頭髮上沾着草屑的老男人手舞一葫蘆，一路吶喊着，被一群村童追趕着。一叢花白的鬍鬚在風里飄忽，映襯下着葫蘆頸上系着的半條褪色的紅絲巾，格外悲涼……

“可憐，屠龍又發瘋了……”鄰居張婆婆抹着濕潤的雙眼說。

“屠龍時好時壞。也不知為啥，好也好，瘋也好，那半條紅絲巾可從來不曾丟！”村頭的李大爺如是說。

屠龍年逾五十。十九歲那年入伍，參加中越自衛還擊戰。在老山火線上受傷，被抬下時，他是吶喊着“冲啊，同志們，殺！”下來的。

屠龍在部隊攻佔一塊高地時，被敵人的一顆流彈擊中。他成了英雄，但同時他的大腦神經受到損傷，出了問題。他一路吶喊着，從部隊轉到地方醫院。後來，家人領了一筆撫恤金，他又一路吶喊着回到了家鄉。神經失常的他常常被一群幼童追趕着，哄笑着，他成了孩子們眼里的瘋子。

時間一晃，便過去了三十二年，屠龍從青年喊到了滄桑暮年。父母相繼去世後，他孤苦無依，靠五保救濟和左鄰右舍們的接濟為生。

一日晌午，村里來了一名兩鬢斑白的陌生女人，逕直去了屠龍家。

人們發現：那女人站在堂屋里，擁着瘋瘋癲癲的屠龍哀哀痛哭，手中握着的半條紅絲巾，長短與屠龍手中葫蘆上系着的半條紅絲巾竟十分相近。只是，葫蘆頸上系着的半條紅絲巾臟而舊，而女人手中的半條紅絲巾依舊如新，摺疊痕迹清晰。

那天，陌生女人留了下來。屠龍家的房頂上，昇起了裊裊的炊煙……

人們更驚奇地發現，屠龍竟然變安靜了。原來，三十多年前，屠龍與女人正值熱戀。屠龍是帶着戀人親手給他系上的半條紅絲巾上的老山前線……

作者王月娥：湖南常德安鄉北河口中學一級教師，常德市作協會員，安鄉作協副主席，作品散見于幾十家中外報刊、雜誌。



## 我的三件旗袍

五月，生命燃燒的季節。樹綠了，也綠了我的記憶，母親那慈祥的笑容又浮現在我的眼前，她看着我，我把目光落在女兒身上。——題記

我的衣櫥里靜靜地掛着三件旗袍，每一件都代表着我生命的不問歷程，描繪着我生命的軌迹，有着淺淺淡淡的回憶。

第一件領口綉花的淺藍色真絲旗袍，是母親在我十八歲生日送的。

提及母親，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，她于五年前結束了坎坷的一生，離我而去了。母親名叫邵玉蘭，出生於中華民國(1918年)的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，喜歡綉工，讀過書堂。那件旗袍是母親的嫁妝，上面的朵朵蘭花是母親一針一線綉上去的。大姐和二姐也曾喜歡，試着管母親要過，被母親拒絕了。可能是那個年代不時興穿旗袍，亦或者母親只想留個念想，在我的記憶里，未曾見母親穿過，母親視它為寶貝，用薰衣草香薰着它，乾淨塑料袋罩着，掛在衣櫥最里面。

我鄭重的接過母親送我的旗袍，在母親柔和的目光里，我看見了清雅靚麗的自己，那腰身像量身定做的一樣，領口的玉蘭花散發着淡淡幽香。

我看見母親的目光由近及遠，慢慢停留在時光中的某一地方，我循着母親的目光望去，彷彿看見煙雨迷蒙的江南三月，一拱橋旁，一妙齡女子身着淺藍色綉花旗袍，手撐一把油紙傘，黑髮分成兩把，垂落在肩，攜着一低頭的溫柔，穿過雨霧，穿過時光，朝我緩緩走來……

我知道那是母親年輕時的模樣。

第二件紫地白花的緞子旗袍是老公送的。

那是在生完女兒的第二個夏天，正值我27歲生日，老公出差辦事回來。一回家就拉着在廚房忙碌的我，興匆匆讓我試穿，我覺得顏色有點艷，我平時喜歡穿淺顏色的衣服。不想掃老公興，在老公熾熱的目光里，我看見了嬌羞

嫵媚的自己，正合體，我嬌問：“你怎知道我的尺寸？”老公一把抱起我，轉着圈大聲喊“我的手臂就是尺！”

我穿着老公買的旗袍去商店上班，同事們都來圍觀，也許欣賞的不是我，而是那件漂亮的旗袍亦或是分享蘊藏其中的快樂，我的心一整天都洋溢着幸福。

下班去買菜，只顧着高興，沒看見前方熊岳電視台正在錄像，題材《地方風情》，我很自然地走進了鏡頭。

第二天，我成了商店的焦點人物。“你上電視了，你知道嗎？”同事們又圍攏過來，“就穿這件旗袍！”“足足有五分錄得全是你！”“你還挺上鏡的，明天別賣貨了，改行當演員得了！”同事們誇張地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，我的心隨着讚揚聲飄忽着。

我的第三件白色桑蠶絲旗袍是女兒買的。

前年，女兒結束了高考。她興緻勃勃地告訴我要出去打工，我想讓她到社會上鍛煉鍛煉也好，長這么大一直也沒離開過

我，由於初高中學習緊張，就連衣服鞋襪都是我幫着洗的。為了避免上大學後不能自理，我答應了她的請求。趕上女兒姑姑單位鐵路療養游泳館招臨時工，負責清理地上水漬，每天50元，女兒一無反顧干了45天。開工資的那天，恰好是我46歲生日，女兒匆匆來我公司，硬拉着我去了一家旗袍店，量身定做了這件白色桑蠶絲旗袍，女兒說我最適合穿旗袍。

女兒大學喜宴上，我穿着女兒買的那件旗袍，招待着我的同學和親友們，他們都夸我漂亮，我付之一笑，我有自知之明，現在的我與漂亮一詞已搭不着邊。但我的心里卻盛開着溫暖之花，淡淡的花香，滿腹芬芳。那幸福的感覺，似山間流淌的清泉，涼爽、清澈，那是來自女兒拳拳之心。

生命還在延續，三件旗袍演繹着我生命的傳奇。

作者何麗芹：遼寧省營口市鮫魚圈區熊岳鎮鐵西里，自由撰稿者，曾被短文學網邀請做簽約作者，作品散見于國內外刊物。

我做了一個夢，半夜抽泣而醒，夢境的情景太清晰不過了。夢里面沒有其他的家人，就我和弟弟，我們兩人，坐在長桌前吃着飯，感覺弟弟不太吃得下去，我就問他：怎么了？弟弟回答：想媽媽了。我一聽，心里一陣糾緊，聲音有些啞啞地說：我也想呀，可是這是沒辦法想到的呀。弟弟說：就因為這樣所以才傷心的。於是我和弟弟就這么端着碗，嗚嗚地哭起來了。

父母親離開我們之後，類似這種想念他們的夢多次出現，而且還有幾次都是哭泣着醒來。因為內心很明白，明白他們再也不會出現在我們身邊，在夢里也就傷心落淚了，這種感覺很不好，似乎是說不出一種痛，那種渴望卻永遠無望的念想讓心糾痛。

花界里有一種花，名叫彼岸花，它的葉子

和花朵永遠不會同時出現，當葉長開的時候，花不露面，連一點露的跡象都不給葉瞧見；當花開放的時候，葉不露面，只有花完全開敗之後它才發芽而長。我想這種永遠都不能相見的感覺，心就作痛。葉和花也會這么想嗎？它們想到這種無望的相見之後心也會痛嗎？它們同屬一棵植物，卻永遠無法相看一眼，這個“永遠”好沉重呀。我想這種永遠無法實現的念想，也是一種心痛。只是花有花的心界，我們無法讀懂它們的心思，或許它們和我們一樣也會傷感，會心痛，只是我們不知而已。

作者邱金萍：江西省信豐縣供電公司，愛好寫作，在各種報刊發表稿件一百餘篇。



## 發現

寒意飄散，最後一點殘陽消失在遠山的沉寂中。阿靜在小木屋前停下，敲起門，說道：“小剛，開門，開門，我知道你在里面……”

過了一會兒，門“吱”一聲打開了。眼前的小剛耷拉着腦袋，頭低成90度角。

“小剛，你讓姐好找啊，敢情是躲在這里。快跟我回家。”阿靜帶着怒氣對弟弟說。

姐姐能找到這里，小剛是有預料到的。這間小木屋，是爺爺平時用來看管魚塘和存放農具的地方，當然，這里也是他們姐弟倆的玩耍樂園。聽到阿靜的話，小剛依然低着頭，沉默不語。

小剛的沉默，徹底點燃了阿靜心中的怒火。她提高了分貝，說：“你這混小子在學校不學好，竟學別人抽煙、打架。還好你們班主任打電話跟爺爺說起，要不然你真要成‘古惑仔’了。”

一下午的折騰，阿靜真的有點累，就坐在一張小木凳上，她瞟了一眼低頭不語的弟弟，繼續訓斥道：“我就奇了怪，平時你就一木頭人，爺爺怎么責打你，你都不哭的……中午那會兒，你是吃錯藥了嗎？爺爺不用那木片打了你幾下嗎？你至於大哭成那樣嗎？還轉身就跑，學人家離家出走。害得我和爺爺到處找你。”

“爸媽在外打工，爺爺教育你難道不對嗎？”阿靜講這句話時，特別加重了語氣。

阿靜不說話了，小木屋里死靜，彷彿能聽見螞蟻爬動的聲音。小剛掉下眼淚，打破了沉默：“姐，爺爺現在去哪裡？”

“他騎着自行車去學校找你。”姐姐瞪了小剛一眼。

家里離學校可有7公里啊，這路程騎車最快也要半個鐘頭，爺爺已經77歲了……想着想着，小剛的淚水不禁一滴接一滴地流下來，滿臉寫着“自責”，說：“都怪我不懂事，害得爺爺為我操心。”

“知道錯，為什麼還躲起來？”小靜有些不解。

“姐，我沒臉見爺爺。以前爺爺打我，我都狠疼，可是我覺得我是男子漢，總是硬撐着不哭。”小剛終於抬起了頭，哽咽着說道：“那天爺爺也像往常一樣用木片打我。他打第一下……第二下……第三下……我竟都沒感覺到一絲疼痛感。打到第四下的時候，我無意間抬起頭，哎……我看見爺爺滿頭白髮，身子佝僂，松樹皮一樣的手掌拿着木板，顛顛巍巍，顯得特別吃力。姐，你知道那一刻我發現了什麼？”

“發現了什麼，你倒是說啊？”阿靜忙問道。

“我當時發現，發現爺爺老了，老了，老到打我不疼了……姐，我疼啊，心疼啊。”小剛說話時，心像被人用繩子拼命擰着，難受極了。暮色遍染，月亮慢慢爬了上來。阿靜知道，爺爺老了，小剛也長大了。

作者李曉彬：廣東普寧南徑人，揭陽市作協會員，普寧市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，中學教師，熱愛文學，作品散見於國內各級報刊。

秋臨之際，回來照顧父母的二姐就要返回了。

昏昏沉沉間，我似乎聽到了三更的鷄鳴，依稀聽到箱房里鍋碗碰撞的聲音。原來，二姐早已起床，鍋鏟在鍋中跳躍，竈台邊留給父母的鷄湯還透着清香，火苗在竈堂里轉瞬即逝，我剛一伸手，就被二姐叫住，“我來，別弄髒了衣服！”

二姐啊，一路護着我的二姐！

趁着月光的余輝，我們背着行囊，在走出家門的河堤路上摸索行走。二姐在前，我在後，真想一直這樣走着，永永遠遠。

這條路，我們不知走了多少來回！兒時上學，腳被泥沾住，二姐準會背着我走，下晚自習回家，怕踩著蛇，二姐就用樹枝摸索着在前面帶路；平日，父母不在家，大姐已出嫁，二姐總會晃晃蕩蕩地從堤邊挑來兩桶水，而我只需提着水壺走；周末在堤路玩耍，要是誰欺負我和小弟，讓二姐發現，就沒好果子吃。在同齡的孩子中，她是當之無愧的孩兒王，村里的孩子看她那架勢就不敢對我們下手，那時，我和小弟還管她叫“二哥”。

讀初中時，家里每星期給我們10元錢的生活費，放在二姐袋里不見了，沒有了錢，我們都吃不上飯，看到別的同学吃越發飢餓，我只有鑽進教室做功課，正是肚子餓得哇哇叫時，二姐出現在教室門口，遞給我一滿盒雞蛋飯，氣喘吁吁地對我說：“快趁熱吃，別咽着！”原來，是她從學校到家里來回跑了二三里堤路弄來的，自己還沒來得及吃就到處找我，生怕上課鈴響了還沒讓我吃上。想到這些，我淚如泉涌。

兩排的樹林把路面壓得黑乎乎的，還能隱約看見灰叢中，彎彎曲曲的蛇的迹，尖厲的狗叫聲，一聲聲從鄰邊村落傳來，我們心驚膽戰，盼望天亮。遠遠的，傳來汽笛的聲音，我卻害怕天亮，二姐這一走，歸來又是來年的秋天！我的內心五味雜陳。

人進中年，我面臨着壓力：父親老了像個孩子，一不順着他，就愛生氣，時常數落我們閑他老了，不需要他了。我得每星期往他那兒跑，不厭其煩地陪他聊聊一些說了幾百遍的往事；孩子正值青春，只要我說話、行事，眼神稍有不注意，就碰得一鼻子灰；母親腳不好，時常發病，咳！我多么希望像小時候那樣有人頂

着。

天漸漸亮了起來，我們終於挨到了河堤路口，二姐從容地在路邊安放好行囊，攙着我退到河堤邊，囑咐我說：“三妹，家里有什麼情況及時給我打電話，照顧好父母，難為你啦！存摺本就放在我們睡的枕頭下面，密碼是我的生日。”說這話時，我看見了她眼里的不安與不捨！

其實父母沒成為我的負擔，只是偶爾生病身邊沒有人照應，儘管我儘可能地守在他們身邊，女婿也很孝順，時常替我輪流照顧，我還是分明地看到了母親在女婿背上的不自在，我明白母親，她不曾給女婿吃過一滴奶，喂過一口糧，這有多受之不起！可是，其它的手足都在外面，又有誰在我不在的時候替我守着母親？我不敢看二姐的臉，拼命點頭，任憑淚水在眼角滾蕩、滑落……

緊急的剎車聲“呼”地一聲停止，候車的人群蜂擁而上，二姐不停轉過身，無法安心地消失在車門後。

眼前的二姐已不再是當年那個風風火火的“二哥”了！這些年，一無文憑二無技能，只靠做副工求生存的她，南北不定的漂泊，家里家外的牽挂，才四十出頭，髮已花白，偌大的包裹壓在她瘦弱如材的身上，每邁一步都覺得厲害，我心里突然有種莫名的蒼涼！

車緩緩前行，二姐目不轉睛的張望定格在車窗外，我隔着河堤朝她揮手，拭去淚痕，回頭沿着二姐的腳印，一步一步鏗鏘有力。

作者鄭星：天門市作協，鄭星，發有散文《年小月半大》《一輛板車》《清風，請祖母安息》《父親和老屋》《愛在舉手投足間》，小小說《落葉歸根》《納兒》等。

## 河堤路上的叮嚀

